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七十六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三

明 程敏政 編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蘇伯衡

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昃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苻

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為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為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效相反以備清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為國故漢收河北兵不

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北部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旐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為法雖不同而先後常相資顔淵問為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為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為治未有不本於古而

可行於今者也孔孟所言具在方册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上

問羲和之典歷后夔之典樂臯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内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與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庳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

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滞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為法乎則涉

於避嫌以㤼為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徇國之義而謂賢相為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傅説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説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為嫌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歟為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㤼之閒抑可不可歟請為之説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冑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

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闊而弗講歟古者興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爲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爲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佻達城闕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疎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

閤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偽或指斥權臣而竄責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稽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脩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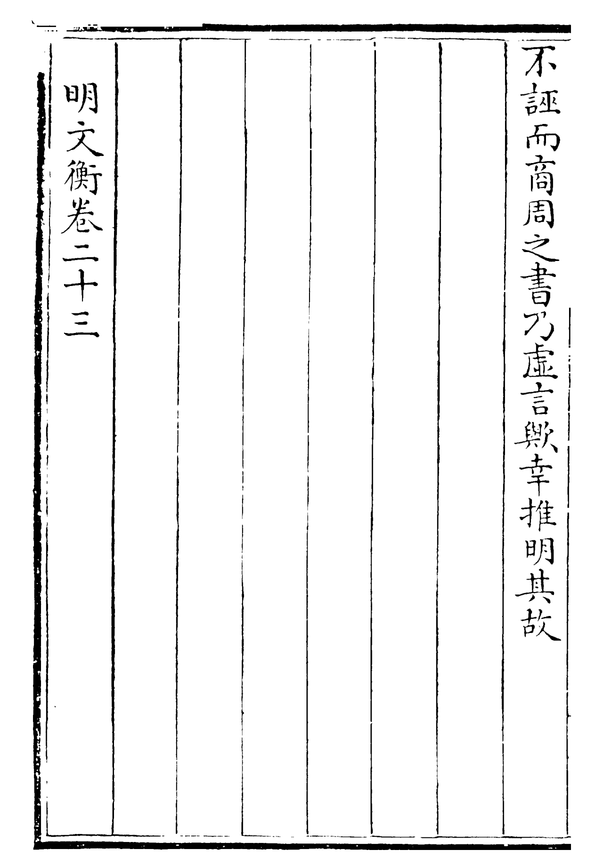
問穀為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為國先務未有

或先於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畆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為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能無朘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

可得而聞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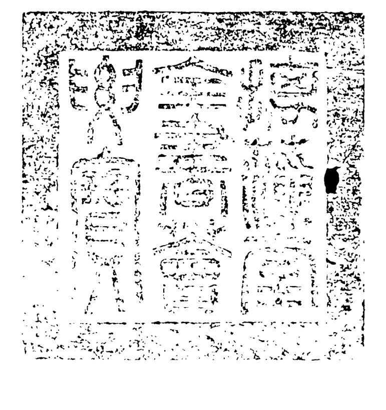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于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掇拾於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為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有天下有天下

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



不誣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明文衡卷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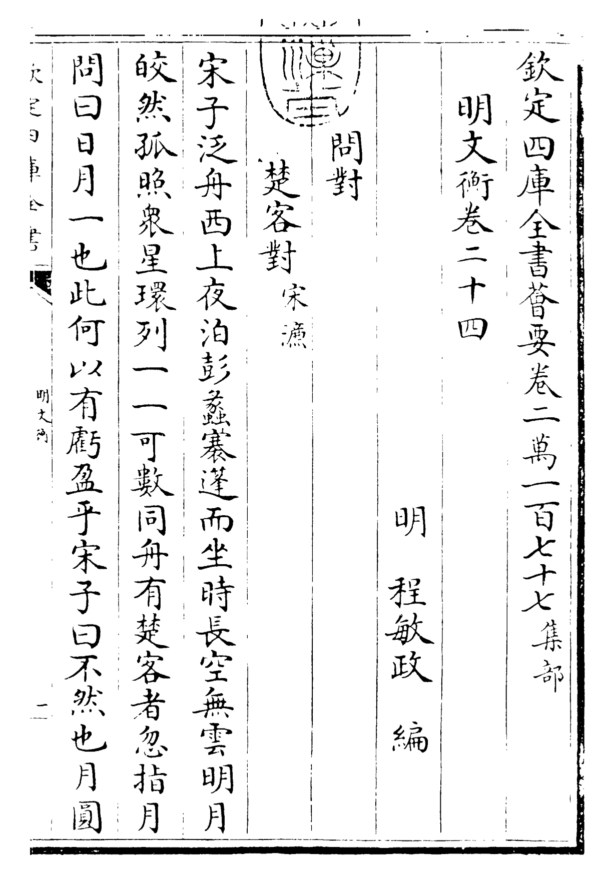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七十七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問對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褰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

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覯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柰何曰此為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葢地居天内如鷄子中黄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冲漠無際然其圜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

月之爲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
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黄道内外而行考其盈縮則
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
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
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
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丑正月巳酉金
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
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

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歷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越人對　胡翰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荐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己丑牽牛未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皷其聲寂然而止

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毯戴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摯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眚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澇而民饑轇輵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憑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弭烖兵順豐年逆時雨禬禜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俻其禬禜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

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寘寘者無以為也子視世之峩其冠褒其衣藉文茵而廕華榱者容貌瓌奇顧盼生輝閎言崇議動無不宜非直寘寘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秉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内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槩者乎信吾稼之不槩且督而吏峻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羸而不恤吾民之饑且札者何哉吾患之大聲而疾呼

之嘗不一動其心又况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荅也則彼又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蝝螟蝨木氷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葬書問對　趙汸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書至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叙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

貴賤吉凶而宮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説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温公乃欲焚其書禁絶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絶也夫盛衰消長之

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巧力無能為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為異端竒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為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為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擒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誤之與禁而絶之固

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既已如此而又以為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創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為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

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葢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葢古先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葢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

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者吾知其為木銳者吾知其為火轉動者吾知其為水而圓之為金方之為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為天為金為圓因其從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為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緼上騰發光景也

非逆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為逆者則生氣得所乘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説亦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脈之度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系於方其本

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即形法而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或失之者由其為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畜則大謬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求地理况乎隨意所擇不得形

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贛人相傳以為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比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斑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

黄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畫師喜模鬼神憚作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艱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為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葬書所謂反氣納骨以蔭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奪神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絶之若是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者為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

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世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黙契盖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

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

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事於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羡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之葬其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

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斯之謂禮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歷祈天永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

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羣物故建元龜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宅窆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

之林林總總生生化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純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關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形止地之全氣者誠未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砂礫凶宅之速滅亡者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溪複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無及於人而盛衰之常得以盡其天分辟如有病不治常

得中醫其視委之庸巫聽其貪戾妄作冥暗顛隕於一抔之壤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事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藴與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

吾友程君仲本最為留意斯事學之十餘歲矣而審問明辨弗得弗措蓋有志乎明理以擇術者非世俗凡近之為也故書以遺之仲本之師則鄉先生朱君允升其人也朱君明達精博於六經之藴與文學之源委

邃古之初萬物之源陰陽方伎之本昔賢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藝事者莫不心悟神解誠窮鄉晩進之蓍龜水鑑也於山川情性寧有不得者哉以仲本之善學而卒業於朱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就熟將有得夫天理之大全豈曰俯察而已至正十三年十月既望趙汸子常書于東山精舍

問刑

蘇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為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為戮蚩康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為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

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

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兠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為十二析為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於秦

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

甚者則以刑為嬉而廟堂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

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揰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

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為且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為民父母視其同類曽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劓之刖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脉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羣起恣肆以决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

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歷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效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教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正統問 徐一夔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間從余涉西湖上萬松嶺訪宋氏故都藉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説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為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吴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

趙其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葢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為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曰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

子之答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
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必滅呉而後在晉隋初未
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
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説矣竊嘗觀其答問之意以謂由
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統在晉晉之統
在漢周氏簒漢廢湘隂公贇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
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据朱子之説而以當時大勢度之
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

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况太祖之生符明宗宫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葢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為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泌做綱目例尊紀統為經而疏

其始末爲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持其未定之說而以爲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未敢以爲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爲是爰著于篇

土偶對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枓然而烏鳶噪其顚入其户則毒草茀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剥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

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歳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荊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麕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

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窄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倀倀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

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圮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大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汚安知其才足有為而闕

明文衡卷二十四

明文衡卷二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書

擬答呂相絶秦書 宋濂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獻公莬國内不靖羣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

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荐饑來乞糴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絶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絶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餼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咸靈所加孰不

畏之我穆公忘己之弱使公子縶如晉師天誘其衷退
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郤畏偪將焚公宮
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
公即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
人衛之以歸徵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
我有大勲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
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
出居于鄭使左鄢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

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橐鞬親師師屯于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虞夏商周之胄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脩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氾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

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将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懼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埸襄公蔑棄我穆公以墨衰即戎敗我于殽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羣臣然猶願徼靈於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薛我也將悉敝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修復舊

好襄公惟力是恃又伐我圍祁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儆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於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

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郤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鬬況國乎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中是尋亦唯命鍛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答章秀才論詩書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

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絶少下逮建安黄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羮充鉶不綴鹽

醞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顔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浅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

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

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葢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歴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黄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

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撑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温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歷尚有所不逮況厠之

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彦之吴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横絶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徵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

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絶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黄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煆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葢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徳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

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

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黄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聞如此

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胡翰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槩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為問者景翰荅之甚辨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説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

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葢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文畧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為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為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為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

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
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
庶子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絶其後者族人可繼
以爲後乎抑亦弗爲後乎茍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大宗
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
而爲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
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
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

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令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令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族得民彼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

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徐大年書　趙汸

鄭村良遇後每恨相見之晚簪盍孔艱慨思晤言惟重瞻係當卧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黄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留星源山中友朋自歙至者言嘗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於稽經考禮如面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説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汸嘗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典午氏為婚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洽真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

駁而擇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既復不作志其書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義皆畧存梗槩良以此也其於歷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忽而弗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折衷乎

謹按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曰

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
大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
曰禋祀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
卑逺近親疎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奥無費
辭非後世文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
望旅四望别言既非祀地則旅上帝别言非祀天明矣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
言而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

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貍沈疈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升煙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煙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望祭

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别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師甸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與帝為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

物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為一代大典豈為是辭費以來後世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為人帝非經旨也夫五行之神為五帝而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

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主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説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别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為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

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韋昭註禘為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為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為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夏

契之於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可乎此無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爲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宮以祭姜嫄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

何必異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蓍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茍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辯明堂位之誣也足下迺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

謂魯禘文王於周廟者因魯有文王廟而辯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嚳無廟主藏於稷廟也魯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為藏主之所乎明堂位文夸典亦至矣上言配帝于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車服旌旗以至樂舞廟飾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説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羣廟之説子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慼楊信齋譏鄭

康成讀祭法不熟杜佑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為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内外之說註脚

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為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然此書頗難看汸遊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黄公與夏先生尤不恱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檃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輯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蚤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録未能脫藁其尚克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明晦為己任者

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而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馳神不宣

與宋景濂書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承王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領忻懌汸今春準擬一訪陶公屢傷風寒腠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

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龔尊翰以為後期也春秋屬辭鋟梓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輩文字板行後刋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摭也不肖自少即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読是書每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阨於疾病既倦檢閱尤憚思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鄉先生以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妙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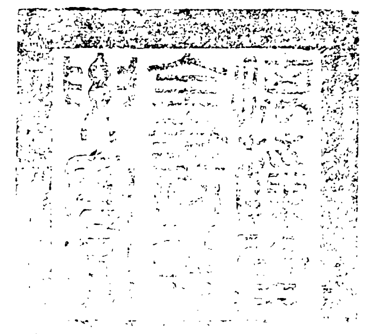
學且嘗同見黄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說爲
春秋傳近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畧無所可
否比相見索觀盡數葉寘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
盍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
即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
皆未能信後見屬辭乃手鈔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
時竄定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脗合如此公
則不但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

大意别幅求教印可一言弁于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證視其書果足以讐其意志然後可以着筆或有未是且容證定耳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汸乃親見刻梓葢有其説劉道原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繼盧升之手足攣廢者五悲而沉頴水述其説篇末以自哀今僕寢瘵與昔人同而負債則異何則黄先生壯年合得郡文學輙棄去之一家饑寒不恤而自任以

經學復古之功於六經多自得之説而書未及成小子之幼也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既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甫冠則舍時文如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摧頽疲薾食少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則胷中暫若豁然而已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衰瘁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廢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為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先生其尚鑒之劉公伯温

先生不敢别拜書恐煩省覽得一言同賜是正幸甚王庸道還過敝縣知子充有書而山中鮮人出入不曽得候領書却奉字然稟不此殊矣昌勝有罪不宣

明文衡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明文衡卷二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書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名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裏事而還天遂良覿邂逅於候潮門憧憧往來之地握手道間闊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

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濕脚疾之苦逺適海隅覔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痾旋聞文佩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豔歆豔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刋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

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據實録脩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録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録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遹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葢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

修之列僕固嘗敷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為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謂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歷日歷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為創豪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

誥政令則三省必録如兵機邉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録此日歷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歷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録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歷慎

重如此日歷不至遺失則後日㑹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録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固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説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踈畧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録而已尚幸天歷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

於天歷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録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衆稽一時預於纂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申陶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夫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録可據又無衆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也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提綱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

或還山旣各散去而欲不材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臭腐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逼上道舟至嘉興驛賤疾大作行步不前謹令侍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别求有史材者成此盛典不備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絶罕人事乃得留意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為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

冀有以警策而正之及奉還示大䕶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㬥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以否諸侯之列序以否大夫之登名以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説之鑿朱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

所論度越老生宿師萬萬無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脩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孰知宗予

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

不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敖當世乎哉葢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大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以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具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

録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

書焉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
王猛居於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
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盍史䇿之實録而其
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
者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有承
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辭間而知之而書之
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
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

會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録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終也會未

有言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曁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

紀也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

知之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題之則所謂微隱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繫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

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

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襄昭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傅合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

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煆鍊之益深也已以為美則强求諸辭曰此子也此襃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茂乎寛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其述而傳於後則以删詩定書賛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襃譏予奪之說其區别凡

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嚴其謬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為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剌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寛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曰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懃懇不敢不復而辭不

可彈也輙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曷言之而曷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幸甚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

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違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説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

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製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絶而不相

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刋落矣乃悉古書竒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裋褐也邪蘇子謂錦繡綺穀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為華為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為覩其鄰之富也日

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寳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
徼者獲之則薾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
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薾然矣又何能運浩如江河而有
排戞之力哉故夫蘭茖翡翠又烏覩夫掣鯨也且古之
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
鼓之而為濤含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澄之而為練激
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
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

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苟無毛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牆可得而圬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

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能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

之曰其覩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掩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

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其然之耶其不然之耶迷悟之機判於此矣幸毋忽

與鄭仲辯書　方希古

去年王仲縉至蜀承手帖喻以近讀佛書自遣心切疑之以為特戲言耳及朝京師於一初處見所往還書援佛氏之說甚詳向慕於彼者甚至然後知足下之果入

於佛也夫儒者之道内有父子君臣親親長長之懿外有詩書禮樂制度文章之美大而以之治天下小而以之治一家扶然而有其法沛然其無待於外近之於復性正心廣之於格物窮理以至於推道之原而至於命循物之則而達諸天其事要而不煩其說實而不誣君子由之則至於聖賢衆人學之則至於君子未有舍此他求而可以有得者也足下學乎此也久矣曷為一旦棄素所習而溺於佛氏之云耶茍以佛氏倫理之懿為

可慕則彼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節舉無焉未見其為足慕也苟以其書之所載為可喜則彼之説必不過於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格言大訓未見其為可喜也苟欲以之治心繕性則必不若吾聖人之道之全苟欲以之治家與國則彼本自棄於人倫世故之表未見其為可用也故世之好佛者吾舉不知其心之所存使棄儒從佛而果能成佛猶不免於惑妄畔教之罪況學之者固逐逐焉以生昏昏焉以死未嘗有一人知

其所謂道者耶以足下之明智篤厚不於吾道有得焉
而顧彼之趨不亦異乎足下習其說者果出於誠心乎
抑亦姑以為世俗好之吾亦從而好之以取庸衆之喜
悅乎由後則自欺不可也由前則事其說必當從其教
必去夫婦父子兄弟之倫必削髮被緇必水飲草食而
後可不能如是則是口其書而身違之外好其說而心不
誠亦不可也夫不習佛氏之說於道固無所不足習其
說而不誠自欺非惟得罪於吾之道而反且得罪於佛

亦何所利而為之也近世從佛氏者甚衆未有得福者
有一人焉嘗識之初頗好儒既而著書佐佛氏斥儒已
卒死於禍計其人慕佛冀福利福不可冀而禍及其躬
是未易曉也得非不誠抑且自欺故不蒙祐而獲罪於
天耶禍福之報儒者所不論特閔其欲徼福而反致禍
亦可為不守正而妄求者之戒耳計足下之卓於識而
深於道豈真若世俗徼福之徒之為哉葢世之儒者當
年壯氣鋭之時馳騖於聲利用智惟恐不工操術惟恐

不奇及五六十之年顛頊於憂患顧尓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於是覽佛氏空寂之音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以為極明達而最可樂者莫佛氏之書若也雖昔之賢豪以氣雄天下以文冠百世如蘇子瞻諸公亦不免乎此後人習俗以為宜然且謂以前人之智識才氣猶以佛氏為可慕而歸之矧不及萬萬者而可不從乎然以道觀之凡有慕於彼者皆無得於此者也足於粱肉者無慕乎糠糜安於厦屋者無慕乎苫閭使有

得於聖人之奥其樂有不可既者窮通得喪死生之變臨其前視之如旦夜之常而何動心之有奚必從事於佛而後可以外形骸輕物累哉舍可致者而不求援不可必得而求之既以自欺又畔乎吾道惑莫甚乎斯也昔與足下論吾道時僕年方二十三固已知吾道之有餘而無待於外物時不知者多竊笑之及今十有五年愈覺聖人之訓為不我欺而舉天下之道術果無以易之也每見流於異端者輙與之辯非好辯也閔夫人之

陷溺而欲拯之於安平之塗誠不自知其過慮也以故為佛氏者多不相悅方期與足下共進斯事以衛聖人之教豈意足下亦有慕於彼乎今有人言行路之人墜於井心雖閔之未必傍徨奔走而思救之也閒至親且賢之人墜於井則不暇食息狂呼叫號而思出之矣親愛之故也與足下相與之舊而德器宏深交友中不可多遇烏能已於言而不以告乎僕今年三十七足下當六十矣相違十餘年相去萬餘里之遠使足下所慕得

其正僕將有以佐而翼之而何敢逆盛意而取不讓之責乎盖必有所甚不得已者亮足下之賢必能察之而未至於深怒遽絶也數百年禮義之門而足下於今為老成人在乎慎重學術以表厲後生非特僕之望斯世之望也僕守一官無分寸補世教近髮有白者面已皺筋力漸減飲酒不敢如昔者惟自覺有過每應事已時時悔之恃此頗謂尚可進未知天之處之者何如耳如有所得聞幸速以見教是亦為報之道也

與趙伯欽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慎所推讓視古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與陳原采之文僕固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城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壁僕不見之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茍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

為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䌷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郡之士果有足望氣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吕九鼎而載之以歸也僕甞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為治為學則以文辭為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汙壞上隳下乖以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恨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梏於舊聞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

而才不足有為或才髙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甞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之文辭不能比隆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辭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真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耳足下安取乎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耶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為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庻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愈多則言自異今

有至於窮谷者言其所見則不過泉石樹木禽獸蟲魚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産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之文辭非有大過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雖恒言卑論亦可為後世法非若後世勦襲以為説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為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下未之有而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

及唐唐不及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謂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為上漢次之唐為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識厯達者何足以知之足下何知之早耶雖然足下論近代誠當矣抑僕猶有説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即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白為黑者皆是也足下言之而僕聽之則謂足下為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無乃以足下為方人好高而為驚世

之論乎雖然君子之所守不以毁譽而變苟慎於言而敏於行以古之聖賢為準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近代安足並乎又僕之為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接清光感足下見厚聊以此奉報諸文尚未獲見適有疾不能躬書惟恕察

與方正學書　王叔英

僕與執事别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

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名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玆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間信如陵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何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

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

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

左右耳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疏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明文衡卷二十六